說類卷之十六

文事部二

聖言

聖人之言何其遠哉雖弟子皆可與聞而又擇其中尤可與言者言之仲尼之弟子皆孝也而曾子爲上首故孔子與之言孝經佛之弟子皆解空也而須菩提爲上首故佛與之言金剛經餘弟子不與也 懶真子

名言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死生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

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子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爲存死生之于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于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與其語故録之

樂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時心爾及苦樂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況既過之後復有何物比之尋聲捕影係風趣夢此四者猶有彷彿也如此推究

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對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樂處當
以至理語君今則不可元祐三年八月五日書 俱東坡
志林
宋武帝與殷仲文論音樂云正恐解則好之此言極有
味也世之好飲者必能飲好奕者必能奕未有不知酒
味而强飲未嘗學奕而自喜爲奕凡事皆然欲求簡靜
安閑莫若初無所解解而好非有大勇不能絕也吾少
不幸溺于多聞而喜窮理每一事未曉夜不能安枕反
覆推研必欲極其至而後止于是世間事多得曲折中
歲恐流于多事始翻然大悔一切掃除願爲土木偶人

苟一念暫起似有分別起滅卽力止之若觸芒刄若蹈機穽數十年來此境稍熟覺心內心外真若無物所未能遽去者唯此數百卷書爾更期以年歲當盡棄之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無知難使吾不早悟蔽其所知而不返雖欲求此須臾之適其可得哉 避暑錄

東坡曰予少官鳳翔行山求邸見壁間有詩曰人間無漏仙兀兀三盃醉世上沒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畧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故其海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嘗因旣醉之適方識人心之正然此老言人心之正如孟子言性善何以異哉 冷齋夜話

從舅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老學庵筆記

晁文元迥嘗云陸象先言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煩耳吾亦曰心間本無事卒由妄念擾之始爲煩耳石林燕語

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嘗作七審于四威儀中嘗自考校以代曾子三省之義一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五一切黑白滅分別否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

方寸之間得恬愉否予讀公所作内典諸書得此若有所省當書諸座右以警昏憒 墨莊漫録

潘兊說之侍郎夙慕程正叔過洛就見之時黨事正起正叔畏避不出潘再三欲見正叔不得已出說之展師弟禮請教伊川遜不受潘請之固正叔問曰公嘗讀何書潘曰嘗看語孟正叔曰有得乎曰未也伊川問曰孜孜爲善者舜之徒孜孜爲利者蹠之徒其義若何潘以爲易巳也曰此不難曉先生曰雖然今之所爲善者乃古之所謂利也潘下拜悅服而去潘至許見先祖語其事曰自聞斯言悟一生之非也 過庭録

內繕巳性當如紀消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巳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

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舄几几履讒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核能聚歛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鬪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押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

士大夫一有他家自家之念貽禍不淺戒之戒之

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況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禀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倶鶴林玉露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夬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來

千古一轍

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也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鶴林玉露

西山蔡先生訓子曰夸之一字壞人終身凡念慮言語纔有夸心即截斷却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曰作事皆依本分屈巳饒人終無悔吝錢穀與人交關頭頭讓人些少生事一切用柔道理之若識些道理不做好人天地鬼神亦深惡之盖不識好惡如童穉如醉人雖有罪可赦若知而故犯王法不可免也曰孝弟忠信不可須臾離若有分毫瞞人底心天地鬼神不恕也曰禍患

中第一莫使性氣曰爲善得禍乃是爲善未熟爲惡得福乃是爲惡未深人事盡處方是天理曰欺世盜名者無後吾甚慎之 隨隱漫録

論學

李習之學識實過韓退之盖其所知者各異退之主張吾道千載一人而余爲是言固不韙矣然余自不以爲疑曷不取其原道讀之醇粹而不雜明果而不二世皆以比孟子然究其所終則得儒者之說而苟知學孔子者皆能爲是言習之他文不多見而復性書三篇於秦漢以下諸儒畧無所襲獨超然知顏子之用心若唐人

之為佛者亦或似然其言矯而中幸中必有乖忤未能
如習之坦然至到盖二人之為儒一也今世言三代周
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禮記之傳駁而真得孔子
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退之出於大學而未至故原道
之末論正心誠意曰古之為是者將以有為今之為是
者外其天下國家而滅其天常盖以詆佛老意謂絕仁
義棄禮樂皆以其莊語而不窮其旨區區以孟子與荀
卿楊雄為辨則已下矣故曰未至習之學出中庸而不
謬其言故論至誠盡性之道自孟子推之至于子思子
思推之至于孔子合于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知顏子之不遠復爲三月不違仁卿與雄曾無足
議而退之之所未嘗語也故曰不謬其言二人要不可
偏廢將以正人則不可無退之將以自治則不可無習
之習之惟其所見者明故其文章合處亦追跡退之無
甚愧唐人記習之退之侄壻以不肯相下雖退之强毅
亦不敢屈以從已弟子之者惟藉湜輩爾近歲無能知
習之者惟老蘇嘗及之然止與其文辭子瞻兄弟不復
言甚矣學之難也後必有與余同者然後知余之言不
謬 蒙齋筆談

講書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麄率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絶倒秦王李茂貞請三傳王利甫講春秋利甫古僻性狷然演經義文亹亹堪聽茂貞連月聽之不倦利甫後寄褐于道門改名晝卒于洛中武臣未必輕儒但未覩通儒多逢鄙薄之輩沮其學善也惜哉北夢瑣言

温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中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

公每五日作一煖講一盃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巳温公先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羮眞飯土簋啜土鉶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巳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荅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懶真子

好學

後漢馬畧年七歲閉室讀書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續命而已鄉里謂之潛龍三十謁桓帝曰我賢人也遂拜關內侯光州刺史畧棄官入海惡蟲猛獸悉避路 獨異志

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于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寳界寺其寢室有短窓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窓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鶴林玉露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閲小辭盖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厠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于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盖惟此猶可以屬思爾 歸田錄

該博

楊子雲好事常懐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絶域西方之語以為裨補輶軒所載 西京雜記

王僕射起再主禮闈遠邇稱揚皆以文德聿興望之武

宗皇帝詔至殿陛曰朕近見二字一夃一穷莫能詳焉特詢於卿王公對曰臣於三教經典竊嘗徧覩向者二字羣書未之見也未審天顏於何文而得周穆王傳有奢向二字經百儒宗但言古馬名不敢分於飛兔騕褭于今靡有詳之者也上笑曰知卿夙儒學綜朝野偶為此二字相試非於經籍中得之遂賜金綵等乃知王公三教之中無不通曉其我唐孔鄭乎　雲溪友議

考究

秦詛楚文跋尾曰右秦巫咸碑在鳳翔府學又一本告亞駞神者在洛陽劉忱家書辭皆同惟徧傍數處小異

按史記世家楚子連熊於名者二十有二獨無所謂熊相以事考之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興難及懷王熊槐十一年蘇秦爲合從之計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爲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今碑文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臨我者真爲此舉盖史記誤以熊相爲槐耳其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故碑文今又悉興其衆以逼我邊境也是歲秦襄王二十六年也王遣庶長章邯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卅陽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客劓楚師復畧我邊城是也然則碑之作正在此時盖秦人既勝楚而告於諸侯之文也秦人

嘗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故秦人嫉之幸于一勝徧告神明著諸金石以垂示後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于此歟余昔固嘗怪秦楚虎狼之國其勢宜不能並立于天下然以此隣壤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未嘗以弓矢相加及得此碑然後知二國不相爲害乃在盟詛之美姻婚之好而已戰國之際忠信道喪口血未乾而兵難已尋者比比皆是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信歷三百餘歲而不變不亦甚難得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及諸傳記皆不及之也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才十七世爾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隍及

柳長而史記止言六國退敗而已由是知簡策不足盡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秦惠公二十七年周赧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一千四百四十年 泊宅編

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宋玉問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為陽阿薤露又為陽春白雪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郢人善歌殊不考其義其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陽阿薤露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

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于數人則爲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況陽春白雪郢人所以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豈非大誤襄陽耆舊傳雖云楚有善歌者歌陽菱白露朝日魚麗和之者不過數人復無陽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鄢也非郢也據楚傳楚成王使鬬宜申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沿漢至于夏口然後泝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在渚宮下見之則渚宮盖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

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 夢溪筆談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與蘇武贈荅五言亦後所擬今日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花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蓄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爲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伯喈方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中

尤知其非真也盖擬作者䟽畧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東坡志林

今之守郡謂之建麾盖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揮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謂山濤薦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為荀勖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為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為故事夢溪筆談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

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氷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氷試絃歌于當塗公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脩枕上授簡俾為序又李華作太白基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盍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搜採異聞錄

聰敏

五鹿充宗受學于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之授以文石大如鷰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為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充宗又為碩學也 西京雜記

肅王與沈元用同使虜館于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

行寺中偶有一唐人碑辭皆偶儷凡三千餘言元用素强記卽朗讀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卽取筆盡補其所闕無遺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它語畧無矜色元用駭服 老學菴筆記

不能談

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栗犢反能爾邪吾終耻溺死溝中遂褁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逡巡而退拊心謂人曰吾口不能劇譚而

此中多有 西京雜記

嘲新說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常與劉原甫食輟箸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原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原甫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三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嘆曰無怪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原父言記之以爲後世君子一笑 東坡志林

語類卷之十六 終

說類卷之十七

文事部三

制詔

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册書用簡以竹爲之畫旨而施行者曰發曰勑用黄麻紙承旨而行者曰勑牒用黄藤紙赦書皆用絹黄紙始正觀間或曰取其不蠧也紙以麻爲上藤次之用此爲重輕之辨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而已因謂白麻今制不復以紙爲辨號爲白麻者亦池州楮紙耳曰發曰勑盖今詔之類而勑牒乃尚書省牒其紙皆一等也石林燕語

草制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拒而不納盖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不以爲恠也 歸田録

貼黄

唐制降勑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黄盖勑書用黄紙則貼者亦黄紙也今奏狀劄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黄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黄蓋失之矣其

表章署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於前及封皮者又謂之
引黃石林燕語

誥勑

唐誥勑宰相複名者皆不出姓惟單名則出姓葢以爲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余多見人告身類如此國朝宰相雖單名亦不出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禮也宰相監脩國史止用勑不降麻世皆言自趙韓王以來失之然韓王初相時范魯公三相俱罷中書無人乃以太宗押勑則雖相亦是勑除未嘗降麻盖國初典禮猶未備也石林燕語

章奏

客有言表章所用字有合回互處若危亂傾覆之類通朝士書如罪出憂去甚至以中謝爲叙謝初以爲過及見元祐一小說言蘇明允作權書歐陽公大奇之爲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於朝哲宗嘗書鄭谷雲詩於扇亂飄僧舍茶烟濕改亂飄爲輕飄　清波雜志

劄子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劄子與兩府

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此唐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 歸田録

予爲史館檢討時議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予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誥皆寫四本一本爲底一本爲宣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晩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録之於籍謂之宣底今史館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聖語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使郭崇韜安重誨

爲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勑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叅相以次向下樞密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頭子唯給驛馬之類用之 夢溪筆談

帖子

歐公王禹玉俱在翰苑立春日當進詩帖子會溫成皇后薨閤虛不進有旨亦令進歐公經營中禹玉口占便寫曰昔聞海上有三山烟鎖樓臺日月閑花似玉容長

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喜其敏速禹玉歐公門生
也而同局近世盛事其詩畧曰當年叨入武成宫曾有
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喜君
新賜黄金帶顧我今爲白髮翁云云冷齋夜語
翰院歲供禁中立春端午帖子前後多矣率多擬效舊
説故少新意惟能道宫禁一時之事者爲妙王履道皇
帝閣云彤霞猜霧繞觚稜樓雪融銀滴半層别殿擬開
延福宴夾城先試景龍燈妃嬪閣云玉燕翩翩入鬢雲
花風初掠縷金裙神霄宫裏驂鸞侶來侍長生大帝君
政和七年所進也皇后閣云蘂笈琅函受秘文清虚道

合玉晨君瑤臺夜靜朝真久金屋春寒閱籙勤妃嬪閤云曈曨曉日上金鋪的皪春氷泮玉壺繡戶緑窻塵不到凝酥點就輞川圖重和二年所進也不惟才思清麗皆紀當時事 墨莊漫録

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翦貼於禁中門帳皇帝閤六篇其一曰漠然天造與時新根著浮流一氣均萬物不須雕琢巧正如恭已布深仁皇后閤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蘭薰領緑無煩刺繡文曽在蠶宫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閤四篇其二曰聖主終朝勤萬幾燕居專事養希夷千門永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柳

樂語

優詞樂語前輩以爲文章餘事然鮮能得體王安中履道政和六年天寧節集英殿宴作教坊致語其誦聖德云盖五帝其臣莫及自致太平凡三代受命之符畢彰殊應又云歌太平既醉之詩頼一人之有慶得久視長生之道祭萬歲以成純可謂妙語也至放小兒隊詞云戢戢兩髦巳對襄城之問翩翩羣舞却從沂水之歸放童女詞云奏閬圃之雲謡巳瞻天而獻祝曳廣寒之霓袖將偶月以言歸盆更工麗而切當矣履道之掌內制

可謂稱職凡樂語不必典雅惟語時近俳乃妙履道天軍節宴小兒致語云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弁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共上無疆之壽又正旦宴小兒致語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羣心化國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孫近叔請宣和春宴女童致語云黛耜載耕於帝籍廣十千維耦之疆青圭徃祓於高禖兆則百斯男之慶皆爲得體然未若東坡元祐秋宴教坊致語云南極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又春宴致語云稍寬中昃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麹蘖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

莫致天顏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之寸心則又不可跂及矣樂語中有俳諧之言一兩聯則令人於進趨誦詠之間尤覺可觀而警絕如石懋敏外州天寧節錫宴云飛碧篆之爐煙薰爲和氣動紅鱗之酒面起作風波何得之外州上元云五雲縹緲出危橋於靈鼍九陌熒煌下繁星於陸海䃉塵隨馬素月流天如熈熈登春臺舉欣欣有喜色孫仲益和州送交代云渭城朝雨寄別恨於西楊南浦春波耿愁心於碧草皆爲人所膾炙也 墨莊漫録

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盖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鶴林玉露

卷之十七終

說類卷之十八

文事部四

文體

沈隱侯曰古儒士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邢子才曰沈隱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奥樊宗師爲文奥澁不可讀亦是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雕龍論之至矣清波雜志

文訣

孫公莘老請益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孫書於座右 清波雜志

文辭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老學

文才

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温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西京雜記

裴廷裕乾寧中在内廷文書敏疾號下水船姚洎號急灘頭上水船 摭言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喧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

毋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録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歸田録

胡旦少有儁才尚氣凌物嘗語人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作宰相虛生也隨計之秋郡守坐中聞鴈賦詩曰明年春色裏領取一行歸人皆壯其言明年果魁天下終以忤物不登顯位以文辭敏麗見推一時晚年病目閉門閑居一日史舘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史官以爲諱之即非實録書之即難爲辭相與見旦旦曰何不曰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莫不嘆服　澠水燕談

文爲筆

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故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襲南朝語耳往時諸晁謂詩爲詩筆亦非也 老學菴筆記

文愈疾

後漢明帝楊后花面美色有顛狂病發則殺人唯內傳

孟召爲文后每讀之顛狂輒醒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狂　獨異志

文有神助

武陵記曰後漢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爲繡囊　獨異志

破題

彭祭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無不曲當後有兩省同僚嘗戲之請破月子彎彎照幾州幾人歡樂幾家愁彭停思久之云運於上者無遠近之

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人益嘆伏此兩句乃吳中舟師之歌每於更闌月夜操舟蕩槳抑遏其詞而歌之聲甚悽怨唐人有詩云徙倚仙居凭翠樓分明宮漏靜兼秋長安一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盛行於時具載輦下歲時記云是章孝標製與此意同 雲麓漫抄

題跋

題跋最爲難事惟東坡山谷題徐熙畫菜云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不可使斯民有此色 墨莊漫錄

俳諧文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雞九錫之

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
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
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此體但可一試之
耳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換倣不
已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陶
君黃甘綠吉江瑤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
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
中間惟杜仲一傳雜藥名爲之其製差異或以爲子瞻
在黃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余嘗問蘇氏諸子
亦以爲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衍有餘於文者不能爲也

竄文夙憾

襄陽牛相公赴舉之秋每爲同袍見忽及至昇超諸公悉不如也嘗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隴西鎮漢南枉道駐旌旆信宿酒酣直筆以詩諭之劉公承詩意方悟往年改牛公文卷因誡子弟咸元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況漢上尚書高識達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爲孫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鍾會之口故魏武誡其子云吾大忿怒小過失愼勿學焉汝輩脩進守中爲上也牛詩

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鬭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和詩曰昔年曾添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也雲溪友議

說類卷之十八終

說類卷之十九

文事部五

帝王詩

上聽政之暇多賦詩令翰林學士屬和一日賦詩賜寓直學士蕭寘令和寘手狀謝曰陛下此詩雖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加也明日召學士常澳問此兩句澳奏曰宋太子家令沈約詩寘以膚藻清新可方沈約爾上不悅曰將人臣比我得否恩遇漸薄執政乘之出觀察使東觀奏記

新五代史書唐昭宗幸華州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

作菩薩蠻辭三章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内中今此辭墨本猶在陝州一佛寺中紙札甚草草予頃年過陝曾一見之後人題跋多盈巨軸矣 夢溪筆談

秦國大長公主薨神考賜挽詞三首曰海濶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深空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又曰曉發城西道靈車望更遥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銷芳魂飛北渚那復可為招又曰慶自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歌鍾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

亦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元豐初臣魏泰載之於詩話中雖穆王黃竹漢高大風之詞莫可擬其髣彿噫豈特前代帝王蓋古今詞章之工者無此作也冷齋夜語

霸主詩

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烟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也扇至今傳在貴人家墨莊漫錄

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嘗因曲燕問聞卿在國中好作詩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煜沉吟久之誦其詠扇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上曰滿懷之風尚有多少他日復

燕煜顧近臣曰好一箇翰林學士 石林燕語

應制詩

眞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眞宗稱賞羣臣皆自以爲不及也 歸田錄

元豐中裕陵以元夕御樓宰臣親王觀燈有御制令從臣和進王禹玉爲左相蔡持正爲右相蔡密叩王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事禹玉曰鼇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時爲黃門侍郎哂笑之云此誰不知十七日登對裕陵獨賞禹玉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

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燕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盃侯鯖錄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祖御畫扇繪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羡墻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殽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柰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

而巳余嘗見王盧溪作宣和殿雙鵲圖詩曰玉鏁宮扉三十六誰識連留滿宮竹內院寒梅欲放春龍池水煖鴛鴦浴宣和殿後新雨晴兩鵲蜚來東向鳴人間画工貌不成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歲山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盧溪與之雖非可倫擬者第詳玩詩似不若前作簡而有味云程史

詩評

今人解杜詩但尋出處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陽樓詩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折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

泗流此豈可以出處求哉縱使字字尋得出處去少陵之意益遠矣盖後人元不知杜詩所以妙絶古今者在何處但以一字亦有出處者便以爲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詩亦未嘗無出處渠自不知若爲之箋注亦字字有出處但不妨其爲惡詩耳

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華山詩云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乃眞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

劉長卿詩云千峰共夕陽佳句也近時僧癩可用之云

亂山爭落日雖工而窘不迨本句

劉隨州詩海內猶多事天涯見近臣言天下方亂思見天子而不可得得天子近臣亦足慰矣見天子近臣已足自慰況又見之於天涯乎其愛君愛國之意鬱然見於言外

世言荊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荊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媍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爲過此乃讀白詩不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盃明朝歸揖二

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謹浪赤墀金鎖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劒長揖韓荊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俱以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親宜其終身坎壈也 俱老學庵筆記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為假雲對日兩

句一意乃詩意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
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
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
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
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爲徒作彼有繪畫琱刻無益勸
戒者固爲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
求適幾於誨淫敎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
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
懽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

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弔人回眼前見倒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盃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頹惰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爲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卽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

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及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名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喜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此心未忘猶有偏黨乎慕樂天者愛而

知其疵可也倶鶴林玉露

唐太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或者惜其不能因詩以諷雖坡翁亦以句有美而無箴故爲續之云一爲居所移苦樂兩相忘顧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余謂柳句正所以諷也盖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知其凉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黄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凉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癸辛雜識

文潞公丞相出鎮西京奉詔於瓊林苑燕餞從列皆預

賦詩送行王禹玉時為內相詩云都門秋色滿旌旗祖帳容陪醉御卮功業迴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匣中寶劍騰霜鍔海上仙桃壓露枝昨日更聞褒詔下別刊名字入周彝時以為警絕曾紘伯容為予言此詩第一句便見體面之大若非上公大僚詎敢於都門而張旌旗耶此餘人所不可當也白居易獻裴度丞相詩云聞說風情筋骨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禹玉用此事墨莊漫錄

詩解

舊讀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昨日

復遊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畧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
子美作詩至今四百餘年巳有遲留之語則此魚自珍
貴盖久矣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得如此壽耶
僕嘗夢見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解吾詩八陣圖詩
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人皆以爲先主武侯皆欲
與關羽復讐故恨其不能滅吳非也我本意謂吳蜀脣
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
意此爲恨耳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凡四百年而猶不忘
詩區區自別其意此眞書生習氣耶
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說者至

以爲唐時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人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盖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故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爲人所笑也

昔先友史經臣彦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竪子成名豈謂沛公竪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竪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遊潤州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帝李德裕之遺迹余感之賦詩其畧曰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刓方其盛壯時争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迁逝誰控摶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嘆不得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登廣武

古戰場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志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于酒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俱東坡志林

杜子美微意深遠考之可見如丹青引贈曹霸詩也有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謂帝喜霸之能寫眞畫馬也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僕自歎其無技以蒙恩賚耳如此說則意短無味不知此畫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逈立閶闔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

當軫羨墻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曾不若圉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也又寄劉峽州伯華使君長篇尾句云江湖多白鳥天地亦青蠅人多指白鳥為鷺非也按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註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者謂蚊蚋也又金樓子云齊威公臥於柏寢白鳥營饑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厨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噓短吸而食及其飽者腹為之潰蓋戒夫貪也又詩人以青蠅刺讒然則公詩蓋言天下多貪讒之人耳

杜子美秦州詩云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題或作蹄

莫曉白題之語南史宋武帝時有西北遠邉有白題及滑國遣使入貢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漢頴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人服其慱識予常疑之蓋白題乃胡人氈笠子美所謂胡舞白題斜胡人多爲旋舞笠之斜似乎謂此也俱墨莊漫錄

老杜詩曰竹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世或不解稚子無人見何等語唐人食筍詩曰稚子脫錦繃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筍明矣贊寧雜志曰竹根有鼠大如猫其色類竹名竹豚亦名稚子予問韓子蒼子蒼曰

笋名稚子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笋詩亦可耳冷齋夜話

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說者以謂工在壓字上殊不知吳人方言至今酒家有旋壓酒子相待之語雲麓漫抄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梛也或曰天門冬也蔓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譚浚明嘗爲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蔓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蔓天棘之香耳此詩爲僧齊已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言之宜可信

杜陵病柟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腐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斡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籍頴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盖嘆操舟者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

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髮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盖幸其所以支撑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柟種榆之歎舟師妙手之難意益婉而詞益哀烏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巳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

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
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
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
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
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慭遺於數歲皆至
論也
唐司空圖書二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
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
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
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詩家用遮莫字盖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判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鷄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隣鷄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辭者誤矣俱鶴林玉露

乘槎之事自唐詩人以來皆爲張騫雖老杜用事不苟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之句按騫本傳止曰漢使窮河源而已張華博物志云舊說天河與海通有人齎粮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織婦及丈夫飲牛於渚因問此是何處荅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則知之還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然亦未嘗

指爲張騫也及梁懍作荆楚歲時記乃言武帝使張騫
使大夏尋河源乘查見織女牽牛不知懍何所據而云
又王子年拾遺記云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
若星月查浮四年十二月一周天名貫月查又名挂星
查羽仙棲息其上然則自堯時已有此查矣
韓昌黎詩兩廂鋪氍瑜五鼎烹芍藥註引上林賦註云
芍藥根主和五藏辟毒氣故合之于蘭桂五味以助諸
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七發亦曰芍藥之醬子虛賦
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鴈鳴鷃香稻鮮
魚以爲芍藥服虔頴文儼等解芍藥亦不過稱其美而

本草亦止言辟邪氣而已獨常昭曰今人食馬肝者合芍藥而煮之馬肝至毒或誤食之至死則制食之毒者宜莫良於芍藥故獨得藥之名耳此說極有理古今注載牛亨問曰將離將別贈以芍藥何耶荅曰芍藥一名何離故以此贈之此又別一說也江淹別賦云下有芍藥之詩而註之中僅引贈之以芍藥之語張景陽七命和兼芍藥乃音畧廣韻中亦有二音 癸辛雜識

退之有詩贈同遊者喚起窗前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魯直曰余見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陝右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偶憶此詩方悟

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名不虛設人故不覺耳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此況其大者乎盖其學問淵源有五石六鷁之旨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晩鳴江南謂之春喚 墨客揮犀

荆公詩云臥占寛閑五百弓盖佛家以四肘爲弓肘一尺八寸四肘盖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鶴林玉露

予妹夫王從一太從著東郊語錄有云唐人詩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鍾聲到客舡此張繼楓橋夜泊之作也說者謂美則美矣但三更非撞鍾時按南史裴皇后傳載齊永明中上

數游幸諸苑囿載宮人後從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鍾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鍾聲早起粧飾由是言之夜半之鍾有自來矣予以爲不然非用景陽故事也此蓋吳郡之實耳今平江城中從舊承天寺鳴鍾乃夜半後也餘寺聞承天鍾罷乃相繼而鳴迨今如是以此知自唐而然楓橋去城數里距諸山皆不遠書其實也承天今更名能仁云

晁說之以道作感事詩云干戈難作墻東客疾病猶存硯北身用避世墻東王君公事而硯北身乃漢上題襟集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又云長疏硯北天

機素少文云筆下詞文硯北諸生盡言几案面南人坐
硯之北也俱墨莊漫錄

詩句

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也林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也長安有貧者爲瑞不宜多羅隱詩也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也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上也行襲霖詩也忍事敵灾星司空圖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自巳情雖切宅人未肯忓裴說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

詩也在家貧亦好戎昱詩也

栁子厚詩云海上尖山似劒鋩秋來處處割愁腸東坡用之云割愁還有劒鋩山或謂可言割愁腸不可但言割愁亡兄仲高云晉張望詩愁來不可割此割愁二字出處也　俱老學庵筆記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為白暗犀為黑暗故老杜詩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為黑甜飲酒為軟飽故東坡詩曰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墨客揮犀

歐陽公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之句文忠以謂語新而屬對親切鉤輈鷓鴣聲也李羣玉詩

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輈格磔聲郭索蟹行貌太玄經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墨客揮犀

鄭介夫喜作詩多至數千篇謫英州遇赦得歸有句云未言路上舟車費尚欠城中酒藥錢絕似王元之也 老學菴筆記

詩話

蜀路有飛泉亭詩板百餘薛能過之盡打去唯留李端巫山高一篇

何涓為瀟湘賦天下傳之同時潘緯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

羅虬與宗人隱鄴齊名時號三羅廣明亂後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善肉聲虬作絕句百篇號比紅詩大行於時俱摭言

劉長卿郎中因人謂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乃曰李嘉祐郎士元焉得與予齊稱耶每題詩不言其姓但言長卿而已以海內合知之耳然士林或見譏也宋雍初無令譽及嬰瞽疾其詩名始彰盧員外綸作擬僧詩僧清江作七夕詩劉隨州有眼作無眼詩宋雍無眼作有眼詩故詩流以爲四背或云四倒然辭意悉爲佳致盧公詩曰顧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

上人詩曰惟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詩曰細雨
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宋君詩曰黄鳥不堪愁
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雲溪友議
竇梁賔夷門人詞筆容態皆可觀進士盧東表念其才
藻緣而錄之嘗為喜東表及第詩云曉粧初罷眼初瞤
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
又有雨中看牡丹詩東風未放曉泥乾紅藥花開不柰
寒待得天晴花已老不如攜手雨中看 侍兒小名錄
張宗永華州人倜儻不覊善為詩實元中以職官知建
安縣時鄭州陳相尹京兆宗永嘗以事失公意公有別

業在鄠杜縣間宗汞知公好絕句詩乘閑詣之於舍壁大書二韻云喬松翠竹絕纖埃門對南山盡日開應是主人貪報國功成名遂不歸來莊督錄以聞公覽而善之待之如初宗汞嘗有詩云大書文字隄防老剩買峰巒准備閑嘉句甚多往往膾炙人口 墨客揮犀

楊蔡侍郎謫信州及召還有士子十二人送於境上臨別蔡即席賦詩皆用十二事而引諭精至士子無能屬和者其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君月分卿極醉巫山側聯吟嶰管清他年爲舜牧叶力

□□先生 東軒筆錄

劉莘老丞相工詩送厚卿二人使高麗云杳杳三韓國煌煌二使星海神無暴横天子有威靈時以爲絶唱後四句不傳 清波雜志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干臨川守饋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黄陵廟一絶云東風吹草緑離離路入黄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鶴林玉露

箴宦詩

德興邑廨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幼見面門無官府身即疆健麻麥徧地猪羊滿圈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新絹衣秋新米飯安穩睡眠直千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饑有粮我渴有水百里之官得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寃者有理上官不嗔民即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苦辛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苗稼蔞蔞曷東曷西父母之鄉天子馬蹄沙隨先生過豫章之進賢手書于旅舍後三十年門人程迥授邑于兹既受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眞蹟不復存焉友人高季安

會丞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因託刻于石先生下世七年矣此詩始刻于進賢再刻于德興丙子巨浸出於泥滓中石斷字漫邑宰潘傳重刻之世南愛其言近而意切懼其碑之復淪故紀於此 游宦紀聞

哀忠詩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逐韓平原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日有懸書北闕下者補莫知主名太學生敖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乾右轉坤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

休說渠家末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旣乃知其出於嚚之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嚚之後登進士第今猶在選調中嚚之閩福清人 桯史

勸世詩

王梵志者生於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爲名其言雖鄙其理歸眞其詩曰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也便來往報荅甚分明只是換頭不換面又曰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遣我寒無食令我饑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又曰我肉衆生肉形殊性不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別形軀苦痛教他死

將來作已須莫教闇老斷自想意何如又曰多置莊田
廣修宅四隣買盡猶嫌窄雕墻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
宅中客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
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曰粗行出家兒心中未平
實貧貧齋行則遲富齋行則疾貪他油煑䭔愛他波羅蜜
飽食不知慚受罪無休日又曰不願大大富不願大大
貧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所願只如此眞成上上人
又曰良田收百頃兄弟猶工商却是成憂惱珠玉虛滿
堂滿堂何所用妻兒日夜忙行坐聞人死不覺暫思量
貧兒二畒地乾枯十樹桑桑下種粟麥四時共父娘圖

謀未入手祗是顧饑荒結得百家怨此身終受殃又曰
本是屙屎袋强將脂粉搽凡人無所識喚作一團花相
牽入地獄此最是寃家又曰生時不共作榮華死後隨
車强呼喚齋頭送到墓門回分了錢財各自散又曰衆
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惟欺瞞口中佯念佛世無
百年人擬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關鬼見拍手笑家有梵
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
風客來即與讀空飯手捻塩亦勝設酒肉勸君莫殺命
背面被生嗔喫他他喫汝輪迴作主人又曰照面不用
鏡布施不須財端坐念眞相此便是如來大皮裹大樹

小皮褁小木生兒不用多了事一箇足省得分田宅無
人横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獨我身雖孤獨未死
先懷慮家有五男兒哭我無所據哭我我不聞不哭我
已去無常忽到來知身在何處又曰世間無物貴無價
是詩書了了說仁義愚人却不知深房禁婢妾對客誇
妻兒青石甃行路未知身死時 雲溪友議

農圃漁樵詩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苦茗一杯偃臥松窗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

聞說經旬不啓關藥窓誰伴醉開顔夜來雪壓前村竹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黄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陵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緑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携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

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
浦浦風一只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
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
薄暮歸來雨濕衣張演云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鷄栖
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鶴林玉露

助談詩

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談笑大抵皆唐人詩
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
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
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李涉詩也只恐爲僧僧不了爲

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歇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憐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荊南作風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 搜採異聞錄

寓警詩

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壁上有題詩兩絕其名曰犬落水油汚衣犬詩太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詩云一點淸油汚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然洗遍千江水爭是當初不汚時是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於此 搜採異聞錄

姚鏞爲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爲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

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便指爲富貴安逸之謀非特于學問切已事不知盡心而書册亦幾絶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君看短檠棄陳后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眞南金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闊袖裹風煙如今各樣新裝束典却清狂賣却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

縛非常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俱鶴林玉露

滑稽詩

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於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碁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煖宿紗裁及贈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晒作葫蘆羓之類極爲膾炙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借車馬亞亦作藥名詩曰地居京界足親知借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没五家皮覽者無不絕倒亞常言藥名用於詩無所不可而斡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

胡索可用乎亞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裹懷漫剌到處遷延胡索人此可贈游謁窮措大聞者莫不大笑

亞與章鄅公同年友善鄅公當軸將用之而爲言者所抑亞作藥名生查子陳情獻之曰朝廷數擢賢旅占淩霄路自是鬱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饑寒食薄何相悞大幅紙連粘甘草歸田賦亞又別成藥名生查子閨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檳郎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其二曰小院雨其凉石竹生風砌

罷扇盡從容半下紗廚睡起來閑坐北亭中滴盡眞珠
淚爲念壻辛懃去折蟾宮桂其三曰浪蕩去未來躑躅
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銷半琵琶閑抱理相思必
撥朱弦斷擬續斷來弦待這冤家看啞又自爲啞字謎
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没肚腸外面
強生稜角此雖一時俳諧之詞然所寄興亦有深意啞
又別有詩百餘首號澄源集有歲旦示知巳云收寒歸
地底表老向人間又與友人郊遊云馬嘶曾到寺犬吠
乍行村送歸化宰王秘丞赴闕云吏辭如賀日民送似
迎時懷舊隱云排聯花品曾非僭愛惜苔錢不是慳亦

自成一家體格 倶青箱雜記

譏刺詩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上旨天下以爲姦邪及稍進用即啟迪眞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紀謂既爲宮使夏竦以知制誥爲判官一日宴官僚於齋廳有雜手伎俗謂弄盌注者獻藝於廷丁顧語夏曰古無詠盌注詩舍人可作一篇夏即席賦詩曰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旁人冷眼看丁覽詩變色 東軒筆錄

王荊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

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
麵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
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
無顏色不意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
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
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專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
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羣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
除鉤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
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惟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

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帳六六峰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

語也 俱鶴林玉露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忌於趙清臣史揆每左右之遂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趙遂分委以邊圉赴鎮之日朝紳置酒以餞遣有呈緣竿技者曹西士賦詩云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著脚須教穩多少旁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 癸辛雜識

戲謔詩

世傳魏野嘗從萊公游陝府僧舍各有留題後復同游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獨否塵昏滿壁時有從者官妓頗慧黠卽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將

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

彭齊吉州人才辨滑稽無與爲對未第時常謁南豐宰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廨咥所畜羊留殘而去宰即以會客彭亦預翌日彭獻詩謝之曰昨夜黄斑入縣來分明蹤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猪羊引便來令尹聲聲言有過錄公口口道無灾思量也解開東閣留取頭蹄設秀才南方謂押司錄事爲錄公覽者無不絶倒齊以大中祥符元年姚曄下及第仕至太常博士卒。俱青箱雜記

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杖藜相過村校

壽延坐其東起爲壽且乞詩東坡問所買妾年幾何曰三十乃戲爲詩其畧云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此老滑稽故文章亦如此 冷齋夜話

隱者詩

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眞宗旣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唯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躭盃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謂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

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 東坡志林

蜀人魏野隱居不樂仕宦善為詩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門之外有陜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遶灣一聲離岍櫓數點別州山最為警句所居頗瀟洒當世顯人多與之遊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鎮北都召野置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于野野贈之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川熟魏三莫怪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陝郊詩云南郭迎天使東郊訪隱人隱

人謂野也野死有子閑亦有清名今尚居郟中 談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魏野居郟皆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則躍而出適遇之者無不驚野和易通俗人樂從之游王魏公當國尤愛之野亦數相聞無間天禧末魏公屢求去不許遣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書四十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仙魏公亟袖以聞遂得謝政朴死無子而野有子閑能襲其父風年八十餘亦得長生之術司馬温公入陝開死爲誌其墓故世知野者多而朴無甚聞然皆一節之

士世競於進取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二警勵之與指嵩山爲仕途捷徑者異也 蒙齋筆談

琴士詩

宋季琴士汪水雲者工於詩詩皆清麗可喜杭城未破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鸞童兒賸遣追徐福癘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剩遣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聞水

雲後從謝后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水雲指教或謂瀛
國公喜賦詩亦水雲教之 遂昌雜錄

童子詩

吉州羅西林集近詩刊之一士囊詩及門一童橫臥帳
闑間良久㖟童起曰將見汝主人求刊詩童曰請先與
我一觀我以爲可則爲公達客怪之曰汝欲觀吾詩汝
必能吟請賦一詩當示汝童請題客曰但以汝適來睡
起搔首意爲之童卽吟曰夢跨青鸞上碧虛不知身世
是華胥起來搔首渾無事啼鳥一聲春雨餘客駭伏同
入見西林欵之數日取其菊詩云不逐春風桃李妍秋

風收拾短籬邊如何枝上金無數不與淵明當酒錢童乃羅之子也山房隨筆

女人詩

王霞卿者藍田人才華清贍節行尤高進士鄭殷彝旅於會稽寓唐安寺樓見粉壁間有題云瑯琊王氏霞卿光啟三年陽春二月登于茲閣臨軒軫恨覩物增悲雖覩煥爛之華但比淒涼之色時有輕綃捧硯小王看題其詩曰春來引步强尋游恨覩烟霄簇寺樓舉目盡爲停待景雙眉不覺自如鈎鄭子依韻繼之曰題詩仙子此曾遊應是尋春別鳳樓賴得從來未相識免交錦帳

對銀鈎霞卿乃故邑宰韓嵩自京師挈之任所嵩[illegible]遣暴殛而卒鄭子往謁之霞卿竟辭以疾不見只令總角婢子輕綃持詩以贈之曰君是烟霄折桂身聖朝方切詔良臣正堪西上投知巳何必留程見婦人鄭得詩抱慙而去　侍兒小名錄

永福鄉自唐代宗時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年號曰永泰後避哲宗陵寢諱改名永福在唐新鄉縣後有邑宰潘君潚解遺愛在民攀臥祖餞留連累日其夫人王氏先已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久不至月夜登岸書一絶於石壁云何事潘郎戀別筵懽情未斷妾心懸汰王

灘下相思處猿叫山山月滿船未署太原王氏書詩蹟已漫滅獨太原二字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六寸許邑人因以名其灘政和陳武祐慮歲久詩亡大書鑿以記文鐫之石自唐及今流潦巨浸之所漂齧震風淩雨之所滌蕩不知其幾而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之切精神入石千古不變如此則知至誠之道感鬼神裂金石者詎不信然舊閩中記作汰王灘陳武祐刻石却作太原灘今灘旁之地名大王入石字之左不復可容字矣恐未係太原王氏書爲正 游宦紀聞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工詩多佳句有詩寄舒

王曰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舒王以楞嚴經新釋付之有和詩曰青燈一點映窗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了諸緣如幻夢世間惟有妙蓮花 冷齋夜話

寇萊公有妾曰蒨桃公因會贈歌姬以束綾蒨桃作二詩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勁衣单手屢呵幽窻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侍兒小名錄

忠宣守信陽簽判李㩦大夫之室有才藻魏國夫人嘗與往來有謝魏國詩云朝來瑞靄遍祥虛果見麻姑降陋居陶令滿籬唯有菊相如四壁但藏書蕭條廷館門羅雀冷落盃盤食欠魚逸後二句 過庭錄

大庾嶺上有佛祠嶺外往來題壁者鱗比有婦人題云妾幼年侍父任吳州司寇既代歸父以大庾本曰梅嶺之號今蕩然無一株遂市三十本植於道之左右因留詩于寺壁今隨夫任端溪復至此寺詩已爲杇墁者所覆即命墨於故處詩曰湞江今日掌刑迴上得梅山不見梅輟俸買栽三十樹清香留與雪中開好事者因此

如此婦人而見妬眞是可傷

夾道植梅多矣 墨客揮犀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雖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 夢溪筆談

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曰玉堦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凄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放翁詢之驛卒女也遂納為妾方餘半載夫人逐之妾賦卜筭子

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粧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隨隱漫錄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山房隨筆

蒼頭詩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僕媵甚衆內有一蒼頭名曰
捧劍不事音樂常以望水覩雲不遵驅策每遭捶撻一
旦忽題一篇章其主益怒詩曰青鳥啣葡萄飛上金井
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之以爲協
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
後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天人說從此移根近
太清捧劍私啓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爲愚俗蒼頭
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夜動
離心輕車冒寒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
山一心思漢月京兆全曙司錄嘗述此事於王祀李溪

二郎弁進士韓銖鄭嵩等也 雲溪友議

僧詩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步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一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云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以一蒸豬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抑有他技也僧自言能詩公命賦蒸豚援筆立成詩曰嘴長毛短淺含膘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更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貯軟熟眞堪玉筯挑若把氈根來比並氈根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 東坡志林

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坡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遥堂士大夫争欲識面東坡饌客罷與俱來而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與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座大驚自是名聞海内然性偏尚氣憎兒子如佗嘗作詩云歲歲東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蕋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 令齋夜語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鞵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鞵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髏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 鶴林玉露

宦者詩

高力士貴在驩州詠薺菜詩爲曾直所稱云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 侯鯖錄

盜詩

盜警

海寇鄭廣陸梁莆福間飄駛兵屢窘合亡命無不一當百官軍莫能制自號滚海蛟有詔勿捕命以官使主福之延祥兵以徼南瀴延祥隸帥閫廣旦要趨府群僚以

其故所爲徧賓次無與立譚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入
未衙羣寮偶語風簷或及詩句廣矍然起於坐曰鄭廣
麤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衆屬耳乃長吟曰鄭廣
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
做賊却做官滿坐慙噱章以初好誦此詩每曰今天下
士大夫媿鄭廣者多矣吾儕可不知自警乎 桯史

外國求詩

熈寧中高麗遣使求入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
有旨令權知開封府尤厚之內翰抄錄以賜時厚之自
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厚之曰誰使詩仙來鳳沼

欲傳賈客過鷄林 墨林揮犀

夷主詩

遼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後以賜之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塡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 老學庵筆記

夷使詩

高麗海外諸夷中最好儒學祖宗以來數有賓客貢士登第者自天聖後十年不通中國熙寧四年始復遣使脩貢因泉州黃愼者爲向道將由四明登岸比至爲海風飄至通州謝太守云望斗極以乘槎初離下國指桃

源而迷路誤到仙鄉詞甚切當使臣御事氏官侍郎金第與行朴寅亮詩尤精如泗州龜山寺詩云門前客棹洪濤急行下僧棋白日閑等句中土人亦稱之寅亮爲其國詞臣以罪廢之復與金第使中國 澠水燕談

鬼詩

寇元弼言去歲春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砑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砑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帶砑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曲未終花皆落去 東坡志林

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誦一篇云流水涓涓芹吐芽織烏西飛客還家深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嘗不解織烏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烏日也往來如梭之織坡又舉云楊柳楊柳娟娟隨風急西樓美人春睡濃綉簾斜卷千條入又誦一詩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此必太白子建鬼也 侯鯖錄

詩謎

或傳得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胷前白雪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

潘浪四詩人名也或以爲王丞相所撰墨客揮犀

詩讖

李後主落花詩云鶯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香隨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亦不久下世詩讖盖有之矣老學庵筆詩

乖崖張公詠晚年典淮陽郡遊於西園作詩曰方信承平無一事淮陽閑殺老尚書後一年捐舘亦詩讖也青箱雜記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典國寺題壁云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君看姚

疈弁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師夢溪筆談

東坡知徐州作黃樓未幾黃州安置爲定帥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涮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矣在京師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比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讖也墨莊漫錄

慕詩置像

唐李洞字才江苦吟有聲慕賈浪僊之詩遂鑄其像事之誦賈島佛不絕口時以爲異五代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好學尤長於詩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賈島像

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爲妖盖酸醎之嗜固有異世而同者長江簿何以得此於人哉凡人著書立言正不必合於一時後世有楊子雲將自知之 癸辛雜識新集

詩病

詩須要有爲而後作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淵明知詩病也 東坡志林

嘲詩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温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温温玩侮之曰汝愼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冷齋夜話

長安有僧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張籍頗恚

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僧曰此人有道了也乃吟曰見他桃李樹忽憶後園春

張祜憶柘枝詩曰鴛鴦綉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為問頭祜曰明公亦有目蓮經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蓮訪母耶

俱摭言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静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是登溷之詩乎 東軒筆錄

惡詩

唐盧延讓業詩三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張濬親見此事毎稱賞之又有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令汭見賞又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爲王先主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盧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後入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日而罷 北窓瑣言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漲勢高遏住湘波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濶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

水歸壑此山復居于陸唯一條湘川而已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爲首出詩僧齊已駐錫巴陵欲吟一首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蔡姓忘其名戲謂已公曰題洞庭者某詩絕矣諸人幸勿措詞巳公堅請口劄押衙抑楊朗吟曰可怜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以其不成湖也諸僧大笑有包賀者多爲麄鄙之句至於苦竹筍抽青橛子石榴樹挂小餅兒又云棹摇舡掠鬢風動竹搥胸雖好事託以成之亦空穴來風之義也 北窻瑣言

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嘗爲小詩示竇儼儼言今四方僭僞主各能爲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爲所窺世宗

遂不復作廋當時所作詩必不甚佳故儼云爾非世宗英偉識帝王大畧豈得不以儼言爲忤又安能卽弃去信爲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祿山亦好作詩作櫻桃詩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肯使周贄壓我兒耶因讀祿山事迹及之聊發千載一笑

避暑錄

詩禁

政和末李彥章爲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自陶淵明至李杜皆遭詆斥詔送勑局立法何丞相執中

爲提舉官遂定令傳習詩賦杖一百是歲莫儔榜上不賜詩而賜箴未幾知樞密院吳居厚喜雪御筵進詩稱口號自是上聖作屢出士大夫亦不復守禁或問何立法之意何無以對乃曰非爲今詩乃舊科場詩耳石林燕語

詩道否泰亦各有時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時李彥章爲中丞承望風旨遂上章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張晁秦等請爲科禁何清源至脩入令式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聞喜例賜詩自何文縝後遂易爲詔書訓戒是歲冬初雪太上皇喜甚吳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

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而陳簡齋遂以墨梅詩
擢寘館閣焉寶慶間李知孝爲言官與曾極景建有隙
每欲尋釁以報之適極有春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
千年事亂時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復改劉子翬汴京紀
事一聯爲極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公橋
及劉潛夫黃巢戰場詩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緣鄭五
欠經綸遂皆指爲謗訕押歸聽讀同時被累者如敖陶
孫周文璞趙師秀及刊詩陳起皆不得免焉由是江湖
以詩爲諱者兩年其後史衛王之子宅之壻趙汝楳頗
喜談詩引致黃問黃中吳仲孚諸人洎趙崇龢進明堂

禮成詩二十韻於是詩道復昌矣　癸辛雜識

賦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爲賦嘗爲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西京雜記

弘農楊敬之撰華山賦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諷之其略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醯鷄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紛強秦二世矣蜂巢聯聯構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累累繭栗祖龍藏矣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窓賦一窾初啟如鑿開混沌之時兩扉皆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儻許疑函谷之丸封夢溪筆談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禀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亦着題也歸田錄

李商隱江之嫣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祗聞一過不

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漢苑有人形柳一日三起
三倒侯鯖錄

詞

孫何師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
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
人家雲樹遶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
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酌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
聽笙歌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
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

捘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花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劒是淸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烟柳汴宮愁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黄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黄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爲宮粧且以退爲褪誤矣余因嘆曰區區小詞讀書不博者尚不

能得其旨況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見妄觧乎 俱鶴林

玉露